

女作家小品選





女作家小作品選

中華民國廿二年十月出版
中華民國廿四年六月再版

女作家小品選

每冊實價六角

編者 張立英

發行人 高 堦 書

印刷者 中和印刷公司

發行所 開華書局

總經售處 中學生書局

全國經售處

重慶中學生書局 天津南洋書局 南京中央書店
海門中學生書局 濟南東方書社 杭州春光書店
北平佩文齋書莊 青島成和堂書局 南昌文明書局
開封豫都文書莊 南京花牌樓書局 南昌強華書局
西安大東書局 武昌新生命書局 徐州普育書局
廣州共和書局 常州商務印書館 廈門開明書局
南通三友書店 鎮江商務印書館 全國各大書局

目次

謝冰心：笑·····	一
夢·····	二
海上·····	五
祝你奮鬥到底·····	一〇
蘇綠漪：我們的秋天·····	一四
金魚的劫運·····	二一
陳學昭：春·····	二五
清明日·····	二六
北海浴日·····	二九
黃廬隱：東京小品·····	三四

陸晶清：西湖蓴菜·····	七五
馮沅君：愁·····	八三
私語·····	八六
清音·····	八九
謝冰瑩：愛晚亭·····	九五
星期六的晚上·····	九九
褚問鵲：西瓜子與中國民族·····	一〇七
石評梅：社戲·····	一〇八
恐怖·····	一一一
荒丘·····	一一六
雪夜·····	一二三
柳眉君：浪漫派文人·····	一二八
新式海上寓公·····	一三一

柳無垢：老婆婆·····	一三五
鄰屋·····	一四二
彭雪珍：早市·····	一四八
甄女士：我的母親·····	一五〇
王 瑩：春雨·····	一五五
翦秋羅·····	一五七
徐 芳：愛神的醍醐·····	一六二
王春翠：於海濱·····	一六六
我的立體像·····	一七〇
王浩英：吃蟹·····	一七五
在小朋友的隊伍裏·····	一七八
惲 怡：作了母親·····	一八三
任夢霞：河旁的一隻鞋·····	一八六

陳玉白：黃昏·····	一八九
羅洪：在無聊的時候·····	一九〇
靜宜：女生生活之一幕·····	一九四
書琴：北風起時·····	一九七
陟巖：彎龍河走冰·····	二〇〇
琛如：明湖泛權·····	二〇二
S Y：一年前的生活·····	二〇五
余季美：意外·····	二一〇
左大璋：路程·····	二二〇
鄉娘：且慢喝得醉醺醺的·····	二二三
芳菲：一個星期日·····	二三二

笑

謝冰心

雨聲漸漸的住了，窗帘後隱隱的透進清光來。推開窗戶一看，呀！涼雲散了，樹葉上的殘滴映着月兒，好似螢光千點閃閃爍爍的動着。真沒想到苦雨孤燈之後，會有這麼一幅清美的圖畫！

憑窗站了一會兒，微微的覺得涼意侵人，轉過身來。忽然眼花繚亂，屋子裏的別的東西都隱在光雲裏；一片幽靜只浸着牆上畫中的安琪兒。這白衣的安琪兒抱着花兒，揚着翅兒，向着我微微的笑。

『這笑容彷彿在那兒看見過似的，什麼時候我會……！』我不知不覺的便坐在窗台下想，默默的想。

嚴閉的心幕慢慢的拉開了，湧出五年前的一個印象——一條很長的古道。驢腳下的泥兀自滑滑的。田溝里的水潺潺的流着。近村的綠樹都籠在溼烟裏。弓兒似的新月掛在樹梢。一

邊走着，似乎道旁有一個孩子，抱着一堆燦白的東西。驢兒過去了無意中回頭一看，他抱着花兒，赤着腳兒，向着我微微的笑。

『這笑容又彷彿是那兒看見過似的！我仍是想，默默的想。』

又現出一重心幕來，也慢慢的拉開了，湧出十年前的一個印象。——茅檐下的雨水，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來。土階邊的水泡兒，泛來泛去的亂轉，門前的麥隴和葡萄架子都濯得新黃嫩綠的，非常鮮麗。一會兒，好容易雨晴了，連忙走下坡兒去。迎頭看見月兒從海面上來了，猛然記得有件東西忘下了，站住了，回過頭來，這茅屋裏的老婦人，倚着門兒，抱着花兒，向着我微微的笑。

這同樣微妙的神情，好似游絲一般，飄飄漾漾的合了攏來，綰在一起。

這時心下光明澄靜，如登仙界，如歸故鄉。眼前浮現的三個笑容，一時融化在愛的調和裏，看不分明了。

(超人)

夢

謝冰心

她回想起童年的生涯，真是同一夢罷了！穿著黑色帶金綫的軍服，佩着一柄短短軍刀，騎在很高大的白馬上，在海岸邊緩緩徐行的時候，心裏只充滿了壯美的快感；幾曾想到現在的自己，是這般的靜寂，只拿着一枝筆兒，寫她幻想中的情緒呢？

她男裝到了十歲，十歲以前，她父親常常帶她去參與那軍人娛樂的宴會，朋友們一見都誇獎說：『好英武的一個小軍人！今年幾歲了？』父親先一面答應着，臨走時纔微笑說：『他是我的兒子，但也是我的女兒。』

她會打走隊的鼓，會吹召集的喇叭，知道毛瑟槍裏的機關，也會將很大的砲彈，旋進砲腔裏。五六年父親身畔無意中的訓練，真將她做成很矯健的小軍人了。

別的方面呢？平常女孩子所喜好的事，她却一點都不愛。這也難怪她，她的四圍並沒有別的女伴；偶然看見山下經過的幾個村裏的小姑娘，穿着大紅大綠的衣裳，裹着很小的脚，匆匆一面裏，她無從知道她們平居的生活；而且她也不把這些印象放在心上。一把刀，一匹馬，便堪了盡一生了！女孩子的事，是何等的瑣碎煩膩呵！當探海的電燈射在浩浩無邊的大海上，發出一片一片的寒光；燈影下，旗影下，兩排兒沉豪英毅的軍官，在劍佩鏘鏘的聲裏，整齊嚴肅的一

同舉起杯來祝中國萬歲的時候，這光景是怎樣的使人湧出慷慨的快樂的眼淚呢？

她這夢也應當到了醒覺的時候！人生就是一夢麼？

十歲回到故鄉去，換上了女孩子的衣服，在姊妹羣中，學到了女兒性情：五色的絲綫，是能做成很好看的活計的；香的美麗的花，是要插在頭上的；鏡子是妝束完時要照一照的；在衆人中間坐着，是要說些很細膩很溫柔的話的；眼淚是時常要落下來。女孩子是總有點脾氣，帶點嬌貴的樣子的。

這也是很新穎很能造就她的環境——但她父親給她的一把佩刀，還長日掛在窗前。拔出鞘來，寒光射眼，她每每呆住了。白馬呵，海岸呵，荷槍的軍人呵……模糊中有無窮的悵惘！姊妹們在窗外喚她，她也不出去了。站了半天，只掉下幾點無聊的眼淚。

她後悔麼？也許是。誰知道呢？軍人的生活，是怎樣的造就了她的性情呵！黃昏時營幕裏吹出來的簫聲，不更是抑揚淒惋麼？世界上軟款溫柔的境地難道只有女孩子可以占有麼？海上的月夜星夜，眺臺獨立倚槍的時候；沉沉的天幕下，人靜了，海也濃睡了——「海天以外的家」這時的情懷，是詩人的，還是軍人的呢？是兩縷悲壯的絲交糾之點啊！

除了幾點無聊的英雄淚，還有什麼？她安于自己的境地了！生命如果是圈兒般的循環或者便從「將來」又走向「過去」的道上，但也是無聊啊！

十年深刻的印象遺留於她現在的生活中的，只是矯強的性質。——她依舊是喜歡看那整齊的步伐，聽那悲壯的軍笳；但與其說她是喜歡聽，不如說怕看怕聽罷。

橫刀躍馬和執筆沉思的她，原都是一個人；然而時代將這些事隔開了……

童年！只是一個深刻的夢麼？

海上

謝冰心

誰曾在陰沉沉微雨的早晨，獨自飄浮在巖石下面的一個小船上的，就要感出宇宙的靜默淒黯的美。

巖石和海，都被陰霧籠蓋的白濛濛的，海浪仍舊緩緩進緩緩退的，洗那巖石。這小船好似海鷗一般，隨着拍浮。這濃霧的海上，充滿了沉鬱無聊——全世界也似乎和她都沒有干涉，只有我

管領了這靜默淒黯的美。

兩隻槳平放在船舷上，一條鐵索將這小船繫在巖邊，我一個人坐在上面，到也絲毫沒有懼怕，——縱然隨水飄了去，父親還會將我找回來。

微塵般的霧點，不時的隨着微風撲到身上來，潤濕得很，我從船的這邊，扶着又走到那邊，瞭望着，父親一定要來找我的，我們就要划到海上去。

沙卜一陣脚步響，一個漁夫，老得很，左手提着筐子，右手拄着竿子，走着便近了。

雨也不怕，霧也不怕，隨水飄了去也不怕；我只怕這老漁夫，他是會誑哄小孩子，去賣了買酒喝的。——下去罷，他正坐在海邊上；不去罷，他要是捉住我呢；我怕極了，只堅坐在船頭上，用目光逼住他。

他漸漸抬起頭來了，他看見我了，他走過來了；我忽然站起來，扶着船舷，要往岸上跳。

『姑娘呵！不要怕我，不要跳，——海水是會淹死人的！』

我止住了，只見那晶瑩的眼淚，落在他枯皺的臉上；我又坐下，兩手握緊了看着他。

『我有一個女兒——淹死在海裏了，我一看見小孩子在船上玩，我心就要……』

我只看着他，——他用袖子擦了擦眼淚，却又不言語。

深黑的軍服，袖子上幾圈的金綫，呀！父親來了，這裏除了他沒有別人。袖子上的金綫還比他多的，——果然是父親來了。

『你這孩子，陰天還出來做甚麼？海面上不是玩的去處！』我仍舊笑着跳着，攀着父親的手。他斥責中含有慈愛的言詞，也和母親催眠的歌一樣的溫煦。

『爹爹上來，坐穩了罷，那老頭兒的女兒是掉在海裏淹死了的。』父親一面上了船，一面望了望那老頭兒。

父親說：『老頭兒，這海邊是沒有大魚的，你何不……』

他從沉思裏，回過頭來，看見父親，連忙站起來，一面說：『先生，我知道的，我不願意再到海面上去了。』

父親說：『也是，你太老了，海面上不穩當。』

他說：『不是不穩當，——我的女兒死在海裏了，我不忍再到她死的地方。』

我倚在父親身畔，我想：『假如我掉在海裏死了，我父親也要拋棄了他的職務，永遠不到

海面上來麼？

漁人又說：『這個小姑娘，是先先生的……』父親笑說：『是的，是我的女兒。』

漁人囁嚅着說：『究竟小孩子不要在海面上玩，有時會有危險的。』

我說：『你剛纔不是說你的女兒……』父親立刻止住我，然而漁人已經聽見了。

他微微的嘆了一聲，『是呵！我的女兒死了三十年了，我只恨我當初爲何帶她到海上來。——她死的時候剛八歲，已經是十分的美麗聰明了，我們村裏的人都誇我有福氣，說龍女降生在我們家裏了；我們自己却疑惑着；果然她只送給我們些眼淚，不是福氣，真不是福氣呵！』

父親和我都靜默着，望着他。

『她只愛海，整天裏坐在家門口看海，不時的求我帶她到海上來，她說海是她的家，果然海是她永久的家。——三十年前的一日，她母親回娘家去，夜晚的時候，我要去打魚了，她不肯一個人在家裏，一定要跟我。我說海上不是玩的去處，她只笑着，纏磨着我，我拗她不過，只得依了她，她在海面上樂極了。』

他停了一會兒——霧點漸漸的大了，海面上越發的陰沉起來。

『船旁點着一盞燈，她白衣如雪，攀着帆索，站在船頭，凝望着，不時的回頭看着我，現出喜樂的微笑。——我剛一轉身，燈影裏一聲水響，她……她滑下去了。可憐呵！我至終沒有找回她來。她是龍女，她回到她的家裏去了。』

父親面色沉寂着，囑咐我說：『坐着不要動。孩子！他剛纔所說的，你聽見了沒有？』一面自己下了船，走向那在巖石後面鳴咽的漁人。濃霧裏，她的父親和我的父親都看不分明。

要是他忘不下他的女兒，海邊和海面却差不了多遠呵！怎麼海邊就可以來，海面上就不可以去呢？

要是他忘得下他的女兒，怎麼三十年前的事，提起來還傷心呢？

人要是回到永久的家裏去的時候，父親就不能找他回來麼？

我不明白，我至終不明白。——霧點漸漸的大了，海面上越發的陰沉起來。

誰曾在陰沉微雨的早晨，獨自飄浮在小船上面？——這濃霧的海上，充滿了沉鬱無聊，全世界也似乎和她都沒有干涉，只有我管領了這靜默黯淒的美。——

祝你奮關到底

謝冰心

我從課室的窗戶裏，看見同學彬君，坐在對面的樹下，低着頭看書；在這廣寂的院子裏，只有他一個人窗外的景物，都是平常看慣沒有什麼可注意的，我的思想便不知不覺的移到他身上去……

這時我下了廊子，迎着他走去，他慢慢的抬起頭來，看見了我，便微笑說：『你沒有功課麼？』我說：『是的，我看見你一個人坐在這裏，所以來找你談談。』他便讓出地方來，叫我坐下，自己將書放在一邊，抬頭望着滿天的白雲，過了一會纔慢慢的說：『今天的天氣很沉悶啊！』我答應着，一面看他那種孤索的態度，不禁笑了。他問道：『你笑什麼？』我說：『我想起一件事來，所以笑的。』他不在意的問道：『什麼事？』我笑說：『同學們說你近來有些特別，彷彿是個「方外人」，我看也……』他便沉着的回道：『何以見得呢？』我這時有些後悔，但是已經說到這裏，又不得不說了，就道：『不過顯得孤寂沉靜一些就是了，並沒有什麼——』他凝望天空不